

# 歌声漫过“高原红”

■姜南

##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前不久，我们在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见到了该中心退休曲艺演员王岩。刚从高原慰问演出回来的他，谈起随火箭军砺剑文艺轻骑队在高原演出的日日夜夜，谈起那些可爱的高原官兵，依然心潮难平。用他的话说：此次上高原，是演出，也是一次收获颇丰的学习之旅、注定难忘的感动之旅和悉心探索的创新之旅。

7月下旬，在接到慰问演出通知的同时，王岩也接到了最新的创作任务：发挥曲艺作品能叙事、能说理、能抒情、能生动、能灵活地解读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让高原战友对讲话精神更加入脑入心。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王岩反复诵读讲话，又认真学习了相关文章，一气呵成写出了音乐说唱《“七一”讲话记心头》脚本。在高原的近十场演出中，这个节目场场不落，场场获得官兵热烈掌声。

用艺术的形式传播党的声音，历来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此次出发前，文艺轻骑队全体人员集中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领悟思想内涵。他们结合艺术形式，将讲话精神有机融入节目和串词，精心创作了《“七一”讲话记心头》、歌曲《大漠砺剑》等优秀原创作品。

在一线点位，队员们驻足在宣传栏前，观看官兵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学习党史军史的心得体会和从军中队，以及部分官兵的先进事迹等。不少队员在认真记录着，积攒下鲜活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将成为他们打磨老作品、创作新作品的有益养分。

在“东方神韵第一哨”，歌唱演员陈苏威望着战友脸上的“高原红”，既感动又心疼，接连几遍演唱大家喜爱的曲目《回答》。在海拔地区的高音演唱，让他憋得满脸通红，太阳穴突突直跳。但陈苏威说，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把最美的歌声献给战友。

文艺轻骑队下部队慰问演出收到鲜花，不是什么新奇事。但该文轻骑队在高原某部演出时，官兵把野花、藤草花环，一遍遍地往台上送。被热情与感动包围着的歌唱演员曹晋难抑激动之情：“16年前我刚入伍时就来到这里，在哨所看到一个年轻哨兵的目光，至今难忘。今天在每一位战友身上，我再次看到那种坚毅的光芒……”

在基层一线演出的简陋条件对舞蹈演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但不管什么样的舞台，什么样的地板，舞蹈演员牛



火箭军砺剑文艺轻骑队赴高原一线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开展为兵服务。图为队员演出以及官兵互动的场景。图片拍摄：苏长乐、王宇飞 图片制作：贾国梁

牧源都不允许自己的动作降低标准。深情款款的独舞《父亲》、热情奔放的《潇洒》……他都以舞蹈语汇精准的艺术表达，触动着官兵心灵。

在某高原骑兵连，官兵因长期与战马为伴，怕自己身上有味道而不好意思靠近演出队员。队员们就主动来到官兵中间，让他们感受到真挚的问候与真诚的敬意。那天，天高云淡的草原变成载歌载舞的欢乐海洋。不远处，“雪域有高度，忠诚无顶点”的字样清晰可见。

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某区域，官兵翘首盼望文艺轻骑队的到来。演出在既是饭堂又是文化活动的简易房里举行。虽然只有不到百人的观众，但队员们感觉，现场的热情与气势不亚于有七八百名观众的演出。被官兵的热情感染，主持人张莹情不自禁为大家唱起歌，一首又一首。一名、两名、三名……动情处，越来越多的战友跑上“舞台”和她一同歌唱。最后，20多名官兵和演员围成一圈，和着节奏边唱边跳。身边，是一排排整齐的装备背包；头顶，是一句句铿锵的战斗口号；眼前，是一群不畏艰难、心怀美好的高原战友。黝黑的脸庞、坚毅的眼神、质朴的笑脸、嘹亮的歌声，那情景比精心排练的演出都默契动人……

在赴高原演出的那些天里，文艺轻骑队常常不是在赶路就是在演出。刚下舞台，大家边卸妆边讨论第二天的节

目安排。刚上车，就开始交流演出的细节。队员曹薇说：“每场下来，总琢磨着有不够完美、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大家讨论起来都很热烈。”也正是这份责任心和使命感，让他们每次下部队慰问演出，总在思考着，怎样把为兵服务的行动开展得更有效。

一线舞台，是培养“一专多能”文艺工作者的最好练兵场。曲艺演员担纲主持人、主持人创演节目、舞蹈演员唱响军歌……队员们在基层的广阔天地，努力提升自己、倾情贡献力量，传承“战斗队”的好作风。

训练场、操作间、炊事班……文艺轻骑队时时根据部队所处不同环境、不同工作性质和官兵不同需求，修改串词、设置节目，真正把为兵服务落实到演出的每个细节。听闻新兵来观看演出，队员们临时加唱《战狼》《少年》等积极向上、基调昂扬的流行曲目；听到基层官兵在讨论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演出马上安排与编剧丰杰的互动环节，并为官兵赠送签名书籍；在高原骑兵连，队员们将这里的感人故事，很快改编成节目、搬上舞台，激励更多官兵；打破专业壁垒，不管是演员，还是随队记者、多媒体工作人员，都参与到演出的策划与执行中，更加全面立体的“调度方式”和“言必行、行必果”的执行力为后续的为兵服务工作提供了范本。

此外，文艺轻骑队每到一处，队员们都积极帮带有文艺特长的官兵，一批具有文艺功底和表演天赋的官兵被请上舞台。在队员们的鼓励下，演小品的

某部战士卫孟涛“跨界”成为主持人、朗诵者，在小分队的演出中崭露头角。

文艺轻骑队在演出中对基层文艺骨干的充分挖掘，拓展了野战条件下的服务路径。今年就要退伍的某部文艺骨干李洋，被临时抽调来参加演出，连夜排小品《抢龙头》。他在轻骑队的帮助下，一人担纲三个节目，“过足了表演瘾，更为军旅生涯留下了最宝贵的记忆”。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文职人员梁敦雅随队调整，即兴演唱了《永远的忠诚》《妻子》《战士与母亲》等多首曲目，接受了富有挑战的锻炼。她深有感触地说：“此行我获得的不仅是业务历练，更真切感受到一线官兵枕戈待旦的备战状态和文艺助力打赢的使命担当。”某部战士肖雨琪，在文艺轻骑队演员的鼓励下登台自弹自唱后，便“一发不可收”。文艺轻骑队离开后，他接连创作两首原创歌曲发给队员们请教，文艺帮带的后续效应持续延伸……

慰问行程结束前，文艺轻骑队趁热打铁，在一线部队组织座谈会。会上，大家纷纷讨论着收获体会：“因为与官兵面对面的交流，我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创作灵感”“多种表演的尝试，让我开拓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参与台前幕后的工作，我获得了很多锻炼”……

是的，对于一支队伍来说，一次任务就是一次历练。其间的收获必将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把为兵服务的热情化作更加卓有成效的一次次行动。他们的身影，也必将留在更多战友的记忆与心间。

## 红色足迹

“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轻声哼唱着这首抗战歌曲，在一个雾霭氤氲的早晨，我来到了位于湖南省邵阳市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

夫夷江畔，芙蓉峰下。这所战时讲学院，当时被人们誉为“南方抗大”。讲学院旧址的大门右侧，挂着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院名。从大门进入宅院大堂，只见房屋雕梁画栋，石柱石雕、窗棂绘饰精美考究。第一次来此参观的人不免会疑惑：一座战时的学堂为何有如此装饰？

时间回到1938年，日寇铁蹄越过平津一路南下侵入湖南。中共湖南省委号召全省同胞为保卫湖南而战，号召广大青年到军队去、到前线去。这年6月，史学家吕振羽向湖南省委建议，在武冈县创办讲学院，传授马列主义、抗战思想及策略，培训基层抗日干部。这一建议得到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支持。在武冈群众的帮助下，吕振羽找到了晚清太子少保席宝田生前耗费巨资修建而成的这座宅院。席宝田的后人听说是办学校，不仅欣然同意，还全免了租金。学院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吕振羽负责全面工作，中共党员、著名文学家张天翼任教务长。学院领导和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但是，讲学院在筹备初期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阻挠。他们声称成立私立学校“须按合法手续进行筹备”，妄图以此扼杀共产党人办学的愿望。1938年8月，学院突破反动势力的遏制，艰难完成筹备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招生，并于9月15日正式开学。

这座院子建筑面积2448平方米，现存大小60余个房间。走在连接前后栋之间的过亭，人们还可以看到一排排房间里，部分生活、学习用具依然放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岁月在上面留下了痕迹。当年，讲学院的师生就是在这里一边进行斗争，一边开展教学。

我们游览之时，正值大雨初歇。阳光透过雾霭洒在天井，映出一道彩虹。前坪的鹅卵石路面带着未干的水迹，几株青草从石缝中冒了出来，生机盎然。而彼时的“南方抗大”，却被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

讲学院遭到国民党“共共”势力的极端憎恨，他们处心积虑地要解散讲学院，破坏活动愈加猖獗。国民党要员陈立夫给讲学院扣上“宣传错综复杂的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众，企图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1939年4月20日，国民党武冈县政府勒令讲学院解散。1939年5月13日，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了塘田战时讲学院。16日，院长吕振羽冒着生命危险前去谈判。面对国民党军队提出的交出院印、院牌和全体名册等无理要求，他严词拒绝：“你们如果为升官发财，可以拿我的脑袋去。难道你们想按名册去

# 芙蓉峰下星火灿烂

■袁子健

陷害这些无辜的青年和尽忠于抗战救亡教育工作的员工吗？”

在残暴的敌人面前，为保存革命实力，经湖南省委同意，讲学院决定停办。讲学院解散后，师生们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回乡建立党组织，有的留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有的加入了新四军……他们继续以新的方式传播党的革命理论，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站在院长吕振羽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的一份份手稿，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里，革命先辈不惧牺牲的不屈灵魂。斯人已去，他们的灵魂已融入巍峨的芙蓉峰山脉，他们的脉搏将永远随奔腾的夫夷江跳动。

塘田战时讲学院虽然仅存8个月，但成果是丰硕的。她为党培训了250多名进步青年，发展了50多名共产党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力量。革命师生还在新宁、城步、洞口等地建起了基层党组织，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湖南省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1945年冬，周恩来在延安出席湖南工作座谈会时，还不忘“南方抗大”的作用。他讲道：塘田战时讲学院像一座熔炉，投入矿石，铁水奔流，被反动派猛力一砸，火花四溅，变成了无数火源，到处燃烧。

现在，讲学院旧址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再次踏入这座红色旧址，聆听先辈的故事，心情格外激动。日上中天，云开雾散，天地一片清明。灿烂的阳光照进这座古色古香的府宅，青砖黛瓦熠熠生辉，当年的那些故事必将久久流传。



# 长征

第5253期

## 聚光灯下的心灵对话

■王皓凡 高爽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举办“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情景话剧演出。官兵自编自导自演，将该大队历史上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通过情景剧演绎的方式搬上舞台。台上演员和现场观众一同感悟历史荣光、学习英雄事迹，与英雄人物进行了一次次心灵对话。

情景表演《紧急救援刘家峡水电站》中，战士郭华明扮演的是时任潜水中队一分队队长隋传香。在水电站大坝闸门出现漏洞的紧急时刻，隋传香挺身而出，穿上厚重的潜水服一头扎进寒冷的水里。党员干部第一个下水的果敢与担当，感染着观众，也触动演员的内心。

郭华明说：“当我在舞台上再现英雄的事迹后，自己对英雄精神、党员先锋作用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连续7次赴南沙执行守礁任务，历时1160余天……在机要参谋齐林的深情讲述中，音诗画表演《战风浪七下南沙，谱忠诚护卫国门》拉开帷幕。身着海魂衫的官兵，以集体舞的方式再现某勤务船官兵战斗在祖国万里海防线的场景。

“我会走好军旅生涯每一步，在岗位上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情景剧最后的“我想对党说”环节，青年官兵代表叶瑞鹏坚定的话语点燃了全场官兵的心。



情景表演《紧急救援刘家峡水电站》。孙寅摄

## 忆战斗剧社二三事

■严奇洲

是舞蹈队的同志。他们绝大部分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最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十三四岁。战斗生活的艰苦磨炼，使他们一个个坚强、乐观而老练，这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记得有一次敌情很紧，日寇已经离我们驻地很近了。社长向德志指挥大伙撤退，自己却率领“红小鬼”们上山狙击敌人。等我们已经走出了20来里地时，他们才一个个大汗淋漓地赶了上来。我望着这些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孩子，心头涌上一股敬意。

我们的向社长喂着一黑一白两条大狗，令我费解的是，狗背上的毛都被剪得乱七八糟。直到我参加第一次演出才解开了这个谜。这两条狗，只要锣鼓一响，汽灯一亮，就马上乖乖地来到后台。演白胡子老头的演员就去剪白狗身上的毛；演黑胡子老头的演员就去剪黑狗身上的毛。由于狗毛有油质，胶水又不好，所以经常演着演着，胡子便掉了下来，弄得哄堂大笑。其实不仅是胡子，其他化妆品也很简陋，土造的油彩所要用的原料如凡士林、硬脂酸和颜料，都得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去购买。凡士林用

完了用猪油代替，硬脂酸买不到就用蜡烛。结果，做出来的油彩，要么抹不上去，要么卸不下妆。我们用一种土黄的颜料调制底彩，只要化一次妆，这个演员三四天之内就像患了黄疸病似的，面孔老是蜡黄蜡黄的，好在我们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那时我从上海带来半截画眉笔，成了我们的骄傲，要万不得已时，才肯拿出来给人画几道皱纹之类的线条。演出的照明器具就是几盏经常出毛病的汽灯。可是煤油和纱罩却非常匮乏，有时只好用大铜瓢装满了蓖麻油点上大捻子来照明。

后来，我们几个教员和搞舞美的同志们努力，研制成了质量较好的自造油彩，买来了毛线制成胡子，搭制了简易的立体布景。我们甚至把一盏汽灯蒙上蓝玻璃纸照着天幕，再在天幕后做一个小汽灯，打出一轮弯弯的月亮。幕一开，大伙拼命地鼓掌叫好。

我们演出的节目，大都是根据现实题材自己编写的。有描写边区农民为了保卫家乡踊跃参加八路军的三幕话剧《丰收》，描写敌后军民机智打击日寇的三个独幕剧，统称《敌我之间》，

描写伪军起义的独幕剧《回头是岸》，描写贺龙司令员指挥战斗的五幕话剧《甄家庄战斗》，描写刘胡兰英雄事迹的五幕歌剧《刘胡兰》，描写延安保卫战的四幕话剧《九股山的英雄》等200余个剧目。

战斗剧社一直在贺老总的关怀和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它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后来遍布全国各地。战斗剧社是一个文艺宣传队，又是一个战地工作队。我们不但演出，战斗时还抬担架、搞粮食、动员参军和教育俘虏……正因为我们扎根人民的土壤之中，所以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本文根据严奇洲回忆文章整理，原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一册）》。

作者简介：严奇洲，著名导演，1917年出生，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曾任战斗剧社戏剧股股长、战斗文艺团创作室主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等。代表作品有电影《战斗中成长》《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 硝烟中的灯火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旋即东渡黄河北上抗日。隶属于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在贺龙师长领导下，以文艺作武器，鼓舞军民，打击敌人。

我是1939年秋天，从抗大第二分校文化工作团调到战斗剧社的。调来的当天，贺老总便召见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向政政委、周士第参谋长和甘泗淇主任。贺老总说：“你的戏演得不错么！把你调到战斗剧社来，好不好？”我说：“好。”

贺老总点燃了烟斗，又说：“我们战斗剧社是红军时期建立起来的，过去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战争年代，缺少建设。把你们都调来，就是要建设好剧社。我还准备跟罗瑞卿同志商量，把欧阳山尊也调来。你们一起把剧社搞好。”我兴奋地点了点头。

华北山区的深秋，天气已经很冷了。贺老总望着我身上的军衣很单薄，皱了皱眉头，马上叫人拿来了一件刚从陈庄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呢大衣给我。这件大衣，我一直穿到1947年，在一次跟随三五八旅攻打大同、参加突击队时才丢失。

战斗剧社连伙夫、马兵在内，共60多人。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调来的成荫、莫耶、王元方，加上朱丹和我，5个人组成了剧社的教员班。

一到剧社，第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